

# 江湖夜雨十年灯（下）

## 第十一章 恩难酬白骨 泪可到黄泉

黄鹤楼在武昌汉阳门外，蛇山之上，面对着滚滚东流的长江，揽楼远眺，别是一番胜景。

相传仙人吕纯阳，曾在楼头壁间，画一黄鹤，以为乞酒之酬，嗣后此鹤每逢客至，迭飞下衔壶送觞，一时酒楼名声大噪，宾客云集，数载后，吕纯阳仙驾再临，举手一招，跨鹤登天而逝。“昔人已乘黄鹤去，此地空余黄鹤楼。”之句，流诵千古，而此楼亦得不朽矣！

这一日为“武当”掌门松月道长，假黄鹤楼广邀各大宗派好手，共商要务，是以一大早，江畔即为玄门习士所布满，武当弟子，无论俗道，均有职司，忙忙碌碌地来往迎宾，直到近午，楼头座位已无虚席，客人也到得差不多了！可是这些江湖豪客，不但没有谈笑风生，反之一个个脸色庄重，偶尔窃窃私语，也都声音绝小，而且脸上都流出一种企盼的神情，好似在等什么重要的人物似的！

主座上除了“武当”掌门松月外，另有他的师叔无为道长。“昆仑”名宿钟二先生，“少林”涤尘大师，“峨嵋金顶”侠尼天心，“崆峒”知非子，“点苍”掌门孙无害，“终南”柳长青等。

其他尚有数人，虽在上次与韦明远出头邀约，却因为辈份所关，委屈在边座上去了！

知机子与古白水不见踪迹，因为他们在前夜受人暗算身死，陈尸荒野，死法很是奇特，胸前若受重击，衣衫尽焦如火炼，身旁以血书大字：“犯我者死”字迹，分明又是“天龙”传人韦明远！所以当一武当弟子上楼来，在松月道长的耳畔轻轻说了一阵话后，松月脸色微微一动，站起宣布道：“来了！”楼下已有人唱名道：“‘太阳神’韦明远！‘天香玉女’杜素琼。”

韦明远与杜素琼刚走到门口，听见他们的唱名，不由大吃一惊，这本是二人开玩笑时互取的名号，不知“武当派”的人何以知晓！当下韦明远立刻对那唱名的弟子问道：“方才兄台所报在下与杜姑娘的名号，系从何根据？”

那人谄道：“二位远在数十丈外不是先命尊价投帖，在下按帖唱名，未知有何不妥之处？”

韦明远与杜素琼面面相觑，啼笑皆非。

那弟子将名帖朝二人面前一递道：“名帖尚在，难道是我杜撰不成！”

韦明远瞧那帖上并排两行字，与所唱报的丝毫不差，而且赫然又是自己笔迹，不由大吃一惊，忙问道：“那投帖的人呢？”

“尊价投完帖后，即行离去，我们接待的是韦大侠与杜女侠，难道对尊价尚需接待……”

韦明远不理他话中的奚落，依然急问道：“那投帖的人是什么样子？”

“韦大侠连尊价的样子都不清楚，我怎么会记得！”

韦明远顿足道：“我孑然一身哪有什么仆从！这人关系极大，怎么让他溜了，他往哪去的？”

这时松月道长已在楼头现身，冷然道：“韦大侠杜女侠确是信人，既来赴会，不上楼一叙，却与门下弟子一味罗索则甚？”

杜素琼一扯韦明远的衣襟道：“这人一直跟在我们身后，居然不露痕迹，可见心机武功俱在我们之上，此刻要找也找不到了，还是先应付目前的处境为要！”

韦明远无可奈何，只有朝松月一拱手道：“江湖小卒，辱承六大门派相邀，敬来践约！”

松月道长也回了一稽首，漠然道：“二位请上楼！”

韦明远也不在乎他的冷漠，与杜素琼二人并肩上了黄鹤楼，四座群豪并无一人起立相迎，而且投过来的，俱是恶毒的眼光。“千夫所指，不疾而死！”那滋味是不好受的。

松月道长身为主人，仍是耐着性子，将他们迎到主座的空位上坐下，然后向四周朗声道：“本来贫道柬邀诸位，乃是为共商对付‘长白派’新任帮主白冲天之策，然而事起仓促，近日武林中又有一件重要的事，亟须解决的，现在人已到齐，就请各位提出一谈！”

韦明远立刻站起来道：“各位所说的事，必是关于在下伤害‘点苍’吴云麟，韦明远敢对天盟誓，那事绝非我所为！”

“崆峒”长老知非子站起来，愤然作色道：“那事绝非阁下所为，则敝师弟知机子与‘终南’古白水大侠之事又系何人所为？明人不做暗事……”

韦明远听得莫名其妙，惊问道：“他二人怎么了？”

知非子冷哼一声道：“怎么了！陈尸荒郊，而且又欣见阁下豪书再现！”

韦明远一听，知道又让人栽了赃，不由得急道：“在下这三天来，未离黄陂旅邸一步，那店中伙计俱可为证，这事怎么又牵扯上我？”

知非子冷笑道：“阁下好利的嘴，那些俗人能看得住你韦大侠？再说，普天之下，还有第二人会‘太阳神抓’？我很奇怪，阁下敢在尸旁留名，却没有胆子在天下英豪面前承认！”

韦明远更惊奇道：“他们伤在‘太阳神抓’下？”

“胸前一击！衫上焦痕，除你韦大侠‘太阳神抓’之外，难道尚有第二人擅此等工夫？！”

韦明远大声地道：“此人绝不是我！但我已有线索！”当下把有人代为投帖之事说了一遍。

松月道长目注名帖，半晌道：“贫道绝不偏袒任何一方，韦大侠何妨将此名帖当众再画一遍，他人学步，东施效颦，总有一点蛛丝马迹可寻！”

韦明远把名帖再看了一遍，觉得这暗中陷害之人，心思之狠，方法之密，简直无懈可击，不由得长叹道：“不必再多此一举了，即使我自己写，也不会比它更像了，唯一的办法，请道长问令弟子，或许稍有端倪！”

松月尚未开口，“终南”掌门柳长青已接口道：“阁下何必再弄玄虚，这种肤浅的障眼法，连三岁孩童都瞒不过，韦明远，你还是趁早认罪吧！”

韦明远愤怒填膺道：“你们认定是我所为的了！韦明远若非父仇未报，我就立即自绝于此，也好让你们负疚一生！”

知非子却冷笑道：“你若不死我们才不得安宁，‘太阳神’‘天香玉女’好响亮的名头啊，扬名之道甚多，我就不明白你们何以要出此下策，引得人神所共愤！”

韦明远知道再无可辩，索性将心一横道：“就算是我所为！血债血还，台端自己应该知道怎么办，何必还要旁人多作饶舌！”

杜素琼也是满脸悲愤地站起来道：“希望各位慎重行事，切莫轻举妄动，以使亲者痛，仇者快，我担保韦师哥绝未做那些事！”

柳长青哈哈长笑道：“杜女侠，你的名字也在内，自顾尚且不暇，别再费心替令师兄洗刷了！我最难相信的是，韦明远并非当今绝世高手，人家何

必要冒他的名字，学他的字迹呢？”

韦明远气怒之极，厉声道：“琼妹，别再说了！这些人自命为侠义道，其实比猪狗还不如！今日若是不死，我发誓要真正做几件事情给他们看看，也让他们知道逼人上绝路该得何种后果！”

大家见他出声谩骂，俱都愤怒得站起来，韦明远却视若无睹，朝四周迥然一顾，惨笑道：“黄鹤楼千古胜景，韦明远虽死，却不愿做破坏名胜的罪人，江畔辽阔，正可一搏，走吧！”

说完领先下楼，杜素琼默然相随，群豪一哄跟上。

“少林”长老涤尘走在后面，合掌道：“阿弥陀佛！但愿我能相信他是无辜的！”

“峨嵋”侠尼天心在他身旁亦低声道：“我倒真相信他是无辜的，群情激愤，奈何！”

两位高人，惟有相视一作苦笑！

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……”昼夜呜咽的江水，翻着泥黄的浊浪，流去无数英雄豪杰的足迹，只留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，作为后人凭吊浩叹的资料，为酒余茶闲，平添无限感慨！

今日，长江中黄色浊浪特别汹涌，拍击在岸边上，激起白色的泡沫，象征着又有一个年青的英雄要陨落了。韦明远被一大群人围在中间，显得异常的落寞，然而他毫无一丝怯懦，夷然地问道：“已经到地头了，各位是准备单打呢，还是群殴？”

以他的年纪，说这种话似是狂妄一点，然而“天龙”姬子洛英名盖宁内，“飞环铁剑震中州”韦丹当世豪侠！他学兼两家之长，以身份而论，他够资格说这种话的！

群雄互相对望了一眼，“太阳神抓”之威众所周知，谁也没有把握敢说单独接得下。

“崆峒”知非子心计最工，略一沉吟道：“三日前六大门派均有人向阁下邀约，因此今日每派至少都会有一人接待你的，我看对手干脆由你自己挑选，这样算看得起你韦大侠了！”

四周人群闻言后，略微起了阵骚动，佩服知非子的心思，也有人摇头不以为然！

韦明远功力再强，到底年纪太轻，若是由各派自行派人出战，颜面攸关，他们绝不好意思叫老一辈的人下场，令韦明远自抉对手，凭年轻气傲，他倒是一定会选最强的！

韦明远眼睛紧盯住他看了一眼，这年青人智慧超人，已把他的心思洞悉无遗，沉声道：“你是所有人中最坏的一个，韦明远不才，愿意先挑你独斗一场，设若侥幸得保不死，再一起领教其余五派高手！方法是你想出来的，阁下大概不至于说了不算吧！”

知非子没想到韦明远第一个就找上了他，心中虽不免略存怯意，众目睽睽之下，怎么也丢不起这个人，所以只好装作爽朗地大笑道：“好！好！老夫有幸，先领教‘飞环铁剑’家传绝学！”

他实在是怕“太阳神抓”，是以在对手之前，想先拿话将韦明远扣死，心计之深，实罕有其匹！

韦明远却神光湛然地长笑道：“老贼！我还不屑用‘太阳神抓’对付你呢！上吧！”

知非子被他说得满脸飞红，狂喝道：“无知小辈，你太目中无人了！”  
说完一抖手中钢拐，盖天扑地而至。

知非子的铁拐在兵器中称李公拐，纯钢制就，沉重无比，他本人身列“崆峒”高手，功力自是深厚，拐影如山，隐含风雷之声，呼呼霍霍，形势确是惊人之至！

然而韦明远仅仗手中铁剑，居然敢与他的拐杖硬接硬架，而且不露败象，尤足令人惊异！

酣斗至五十合，韦明远由于功力减退三成，渐有手酸之感，而知非子仍是后劲无穷。

突然韦明远想起了等一下尚有五大门派要斗，想起了师门与父亲当年叱咤风云的英雄岁月，不由激起万丈豪情。奋力一剑击退了知非子的钢拐，喝道：“你注意，韦某的第二样家传武学要出手了！”

语毕，在指上纳下“二相钢环”，比在手中！

“飞环铁剑”！在江湖上盛传其剑，罕闻其环，知非子在心中严密戒备，口仍轻松地道：“铁剑平平，环也不见得高明到哪，韦丹当年浪得虚名，轮到他的后人，却更不济了！”

韦明远阴沉地道：“你且慢得意，等下就可分晓到底是谁浪得虚名！”

真力提足，那一枚铁黑色的指环缓缓升起，仿佛有人托着似地，直向知非子的面前飞去！

知非子见那钢环来势虽缓，暗劲却强劲异常，不敢怠慢，忙举铁拐，蓄势以备一击！

韦明远却口含厉笑，从容而立。

铁环飞至知非子半丈远近，势子突然加速，挟着尖锐的破空之声，电射而至，知非子大喝一声举拐击去！每一个人都看得清清楚楚，这一拐击得其准无比，可是他们意料中的叮然一声却未曾出现！

最吃惊的是知非子本人，他以为赌准的一拐击出，那枚指环竟是一个幻影，应拐化为乌有，抗力全无，念头尚未转过来，胸前骤感巨痛，苦练二十年的玄门气功，居然完全无效，那枚飞环端正地嵌在上面，狂吼一声，李公拐呛啷脱手，人也随着嗒然倒下。

韦明远冷然地上前在他胸前拔出指环道：“要是被你躲开，这‘二相钢环’还够资格与铁剑同震中州？我击你前胸，为的是惩你心计太工！”

知非子满眼狠毒地望他，很想起来给他一掌，可是全身疲软，全无一丝力气，他知道这一身功力全废了！

“少林”涤尘大师合掌道：“善哉！善哉！韦施主手法之妙，堪称空前，寓幻于实，化实为无，深得二相之谛，只是手段太狠一点！”

韦明远凛然道：“我只取他功力，若是他李公拐胜了，韦明远所失岂仅性命，恐全尸亦为难保，大师何独怪我！”

他说的是事实，涤尘闭口无言。

有“武当”门下将知非子抬开将息，韦明远镇定道：“在下敬请五大派高手下场一搏！”

他说得豪气干云，四下无不动容。

“当年我见过他的父亲，好像还没有他这份豪情！”这是一个武林前辈出自真心的低赞。

“过满则溢，过刚则折，唉！年青人！”这是另一个前辈的感叹。

公孙楚走出一步：“老夫候教！”

“昆仑”钟二先生亦走出一步道：“老朽代表敝派践约！”“终南”的柳长青也出来了！

这三个举世瞩目的高手联合对付一个青年人，该是一桩盛举，韦明远是值得自豪的了，可是不满足，木然地瞟了他们一眼，依旧静立伫候，因为尚有两派人未出场！

涤尘大师宣了一声佛号，突然道：“‘少林’退出此约！”

侠尼天心也跟道：“‘峨眉’亦不参与此事！”

临阵退约，本是很不光彩之事，然因提出的是两位众所敬仰的空门高人，大家不会认为他们是出于怯懦，反而是认为他们不屑于参加群斗，因此不但韦明远不解，连已出场的三人亦均勃然色变，以为“少林”与“峨眉”是存心在扫他们的脸皮！

韦明远微拱一下手道：“二位莫非是认为在下不值一顾？”

涤尘大师摇头合掌道：“非也，老衲与天心师太极愿相信施主是受人所害，因此不参与此场比斗！施主千万不可误会！”

此言一出，场中三人脸上的悻悻之色才消淡下去，意见不同，当然不能强人所难，韦明远却感激之至，深深地磬折弯腰，至情流露地道：“晚辈敬请二位相知之德！只要这世上尚有人明白我身受冤屈，晚辈虽死而无怨，只是昔日清心前辈之事……”

侠尼天心平静地道：“敝师祖之事，已有门中弟子相告，彼时施主不知白冲天冒充‘幽灵’，师命难违，自是怪不得施主！”

韦明远再打一躬：“晚辈刻骨铭心，只憾无以为报！”

此时公孙楚已经不耐烦地道：“韦朋友假若没有别的事，就请开始罢！”

突然“崆峒”掌门“追风剑客”孔依萍排众而出道：“‘少林’‘峨眉’不参加，老朽愿意补缺，韦大侠能接受吗？”

他师弟知机子与知非子一死一伤，身为掌门，当然无法不闻不问，是以不顾身份提出这个要求。

韦明远抱定必死之心，对多一人少一人根本不在乎，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声：“可以！”

杜素琼却娇躯一飘，进入场中道：“我想帮师哥共接你们一场，不算倚多为胜吧？”

四个老人脸上一红，柳长青勉强道：“‘天龙’‘天香’不分家，杜女侠当然可以参加，假若女侠是认为我们人多的话，一个个地来也行！”

杜素琼道：“我不是这意思，我只想与家师兄同进退而已！”

不想韦明远突然道：“不行！琼妹，你回去！我不要你帮助我！”

杜素琼秀目含泪，急道：“师哥，你……”

韦明远想了一下道：“师妹！我孑然一身，举目无亲，今日一战，凶多吉少，设若我死了，那身后未了之事，全靠你代为料理了！”

这一番话说得情深义重，杜素琼忍泪悲声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取‘雪海双凶’之头，为我父亲报仇，这件事我是一生的心愿，只有委托你了！”

杜素琼一掠额前秀发道：“你身死之后，他们会放过我吗？”

柳长青傲然一笑：“一个女流之辈，我们还没有放在心上！”

韦明远不理他折辱之意，只是瞪着他道：“你这话算得数吗？”

“少林”涤尘突然在一边道：“老衲愿意负责杜女侠安全！”

韦明远回身一揖道：“琼妹，你退下去吧！你活着比我死去重要多了！”  
杜素琼任他握手温存片刻，毅然地抽回手。

“师哥！我听你的话，为你活着！你若死了，我不但会替你了却心事，而且也会替你报仇，扰得他们四大门派永无宁日，也让他们知道一个女流之辈会有多大能力！”

咬牙抽身而退，眼中满是杀机。

侠尼天心合掌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冤孽！冤孽！冤家宜解不宜结，但愿这是你杜女侠的一时气愤之言！”

杜素琼默然不语，仇恨之意未灭！

韦明远此时却似愤怒之极，仰天长啸道：“屠龙屠狗成何事？学书学剑酬素志。男儿有泪不轻流，皆因未到伤心时。韦明远今日有口莫辩，欲哭无泪，皆是承各位之赐，你们还等什么？赶快上吧！”

长歌当哭，热血沸腾，听得众人俱皆一楞，连场中的四个人，也都迟迟地没有出手！

“追风剑客”孔依萍生怕大家变了心意，忙道：“羞刀难如鞘，错也只有错到底了！”

说完迎面一掌推去！韦明远已经拼着不要命了！提足十成功力，举掌迎上，砰然一响，他自己震得浑身发颤，孔依萍却连退三步，才拿桩站住，喘息道：“纵虎容易擒虎难，各位还等什么？”

其余三人也不再犹疑，掌影如山，交互攻至，韦明远亦尽情地展开家传武技与“幽灵谷”中所学，战成一片！

这四人有的是一门之长，有的是派中精英，功力深厚，招势凌厉，韦明远纵有通天之能，也架不住，幸而他是杀红了眼，用的俱是舍命的打法，才使四人略有顾忌。

廿几合之后，柳长青一掌击中他的后背，韦明远但觉嗓子一甜，哇地吐出一口鲜血，跌坐地上，这四人到底是名家身份，没有赶尽杀绝，只是围站在四周，提防他逃逸。

孔依萍鄙夷地撩拨道：“天龙传人，铁剑虎子，你的威风到哪儿了？是英雄好汉就该站起来呀，别坐在地上装死！”

他是气怒韦明远当众废了知非子，予“崆峒”绝大侮辱，所以出言尖刻，完全忘了自己的身份。

韦明远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，突地大喝一声，“太阳神抓”聚足余威，朝着四人发去！

一股灼热劲道猛扫而至，柳长青首当其冲，硕大的身躯被击得向后直飞，叭哒一声落下，胸前焦黑了一大块，顿告毙命。

钟二先生亦因距离较近，一条左臂应声而折。

孔依萍与公孙楚被逼退了三四步，狼狈不堪。

韦明远自己则再吐了一口鲜血，脸如淡金，周身力已用尽，一股求生的意志支持着未倒下来，反身向江畔走去，脚下踉跄几不能成步！

孔依萍与公孙楚朝地上望了一眼，柳长青的尸体激起他们同仇敌忾之心，不约而同地拔步追上。

韦明远已将走到江边，背后两股狂飙骤至，夹以孔依萍苍老的声音，疯狂而愤怒地喝道：“心狠手辣的小辈，你往哪儿逃！”

韦明远想躲也躲不了，背后又受了一下重击。

带着铁剑，带着飞环，带着一颗愤怒而仇恨的心，带着一身绝艺，也带着一身重创，直向江中落去！

江水掀起一阵巨浪，黄色的水波将他吞没了。

周围的人静悄悄地看，没有一丝声息，一个年青的高手陨落了，他们的心中有惋惜，也有着一丝内疚。

“阿弥陀佛！”

涤尘大师与侠尼天心同宣了一声佛号，只有这两位佛门高人的脸上是平静的，他们的内心呢？

杜素琼极为冷漠地望了每一个人一眼，似乎要记住每一张脸的样子，然后缓缓地离去，没有一个人阻拦她！

江水奔腾着，呜咽着。

“你唱我也唱，都唱长江好荒凉，你说神龙一条像长江，我说他满身都是窟窿疮……”

寒夜，有舟子在江上悲歌。

夜雨霏微，偶有孤舟行于江上，桅上挂着一盏盏黯淡的红灯，似萤火般的闪烁不定。

江畔伫立着一个面罩黑纱，身穿黑衣的身影，对着茫茫无际的江水，幽幽地说道：“你安息吧！你是该死的，因为你若不死，我就无法活下去了，所以我要用你的名字，你的笔迹，将你逼死。然而你不会真正死的，因为我还会继续用你的名字，你的笔迹活下去！”

说完又在江畔默立片刻，才像一只黑色的夜枭，突然地高飞拔起，几个转折，消失在暗空中了！

黄鹤楼头大会，因为韦明远之事，弄得不欢而散，商量不出什么结果来，然而白冲天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行动。

江湖上似乎是平静了，然而明白的人知道，这一阵出奇的平静，正在酝酿着轩然大波。

果然在黄鹤楼会后约有半年，“点苍派”高手公孙楚半夜暴毙于云南大理的家中，死状奇突，周身发黑，仅胸前有一血红手印，似中了绝毒的掌力而死！

尸旁留下一张红色名帖仅书“太阳神”韦明远六字。

韦明远曾在半年前以重创之躯，再受公孙楚与孔依萍各一掌击落江中，应是必死无疑，死人岂能复活！

再过一月，“崆峒”掌门孔依萍又是同样地暴毙。

这一来证实韦明远确未身死，而且开始报复昔日围攻之仇，敏感的人马上意识到下一个暴毙的人将是“昆仑”长老钟二先生，然而钟二先生，自武昌江畔断臂后，即告隐居，莫知其所踪。

怪事又传，几乎在‘追风剑客’身死之同一日，关外“长白派”总坛为人闯进，帮主白冲天不在，此闯入者为一黑衣蒙面少年，手使铁剑，几乎屠尽帮中好手，末后血手留名，赫然又是韦明远！

昆仑长白，天南地北，两下相距万里，韦明远即使两肋生翅，也不能在一夜之间赶到，是以这期间定有另一人假冒韦明远，然两地留名，笔迹如出一人之手。

孰真？孰假？扑朔迷离，令人满头雾水。

且不提江湖中血雨腥风，疑云重重，只说“长白帮主”白冲天，事变之日，不在总坛，又在何处？

他正在浙江雁荡山中，紧蹊于一人身后，此人身材高大，装束虽是山樵村老，行踪却颇为矫健，正是受伤于七宝寺中的“神钩铁掌”许狂夫。

他一路翻山越岭而行，逐渐来至山巅一个湖泊之畔，极目四寻，终于给他发现了一所小茅居，背峰而建，面湖而筑，景色十分幽雅。

许狂夫轻轻地自语道：“是了！一定是这里了！”

他毫不犹豫地直向茅屋走去，相距尚有十余丈，即似是不及待地高声大喊：“浮云游子意，落日故人情。深山来旧友，何以慰我心！胡四哥，我不相信你看见我！”

茅屋门一开，探出一张皓首眇目的老脸，亦正是“幽灵谷”中，死里逃生的“铁扇赛诸葛”胡子玉。

两个老友再次相逢，都是十分激动，四只手紧握在一起，久久还是舍不得分开！

相对无语良久，还是胡子玉首先问道，“许贤弟，难为你怎么又找到这来了？”

许狂夫激动地道：“四哥！你记不记得，四十年前，我们联袂共闯江湖之时，一日为了猎雁来到此地，你曾说过：有朝我厌倦江湖，便结庐此间，青山绿水，相伴终老，当时我便记在心中，七宝寺我养好伤，听说你逃出了白冲天之手，便到处找你，前些日子心中一动，忽然想到此地，便找来了！”

胡子玉苦笑一声道：“茅庐虽结，却非归隐，江湖子弟江湖老，我几曾厌倦了江湖，实在是被逼得无处安身，才躲到这里来了！”

许狂夫忙劝解他道：“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，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！四哥！你何至于那样惨！从面色看，你武功又精进了不少！”

胡子玉长叹道：“那有什么用，白冲天一柄‘拈花玉手’，得尽天下之利！”

许狂夫也忧愁地道：“当真无法对付他了吗？我一想起裘二哥的血仇，胸中就激动得热血沸腾，像有一把火在烧似的……”

胡子玉笑道：“贤弟，你还是那个急脾气，不要慌，这一年来，我用了许多心思，总算摸出了一点门道……”

许狂夫急忙问道：“是什么门道？”

胡子玉摇手道：“不忙，不忙！我茅屋中尚有‘瓮头春’一樽，腊雁几只，我们进去一面吃一面慢慢谈吧！”

许狂夫性子虽爆，急惊风遇见慢郎中，碰着了温吞水似的胡子玉，也是无法，只好跟他进了茅屋。

胡子玉果然搬出酒菜来，放在桌上，殷勤地向他劝饮，更絮絮叨叨地问他别后情况，绝口不提刚才的事。

许狂夫喝了几杯闷酒，到底按捺不住，道：“胡四哥……”

胡子玉叹着气道：“老弟，你真是爆性子，这事我只有九成把握！”

许狂夫急道：“一成把握也要试啊！到底是什么？”

胡子玉道：“你知道‘天香三宝’……”

许狂夫插嘴道：“是啊！除‘拈花玉手’外，其余二宝都在你手中！”

胡子玉微笑道：“不错！三宝互克，‘驻颜丹’我不清楚，那‘夺命黄

蜂’的确可以克制‘拈花玉手’！我研究过了，只有一些小作用不明。”

许狂夫跳起来喜道：“真的，那我们可以不惧白冲天了，裘二哥的血仇也昭雪有日，哈……我真高兴极了！”

胡子玉也陪着大笑，两人又说了许多高兴的话，很快地，一缸酒，满桌菜，几乎风卷残云一扫而光！

胡子玉趁着酒兴道：“贤弟，我干脆带你到藏宝之处去看看，再者也可以让你见识见识，‘夺命黄蜂’的威力究竟有多大！”

许狂夫道：“原来你宝物不再藏在靴子底下了！”

胡子玉道：“上次差一点让白冲天摸了去，我可学乖了，这次我特别找了一个隐僻的地方收藏宝物！”

说着取了一根火折子道：“走吧！”

许狂夫跟着他出了茅屋，走到山边，那有一个岩洞，胡子玉点亮了火折就与许狂夫一起钻了进去。

洞中的路很曲折，又很暗，仗着火折的光，他们才能照着前进，走了约有顿饭时分，洞穴仍未走尽。

“四哥！到底还有多远呀？”

胡子玉不去理他，却在侧耳静听声息。果然不久之后，洞的另一边，传来一阵怒吼声。

胡子玉突然纵声大笑，满是得意地道：“任你白冲天奸似鬼，也要喝老夫的洗脚水……”

许狂夫惊道：“白冲天……”

胡子玉继续道：“当然是白冲天，我虽然看不见他，但却算得准他必会蹑你身后而来，否则还能称为‘铁扇赛诸葛’……”

他又笑了一阵才道：“所以我故意说了一番，‘夺命黄蜂’的鬼话，使他心动，再藉看宝之由，将他引进这九曲迷魂古洞之中。白冲天绰号‘白鹰’，恐也难逃铍羽之厄，哈……胡子玉人虽老但心计不老！”

许狂夫与之相对大笑，笑声几乎震透山壁，直达于九霄。

许狂夫与胡子玉在洞中狂笑良久，方才煞住笑声。

许狂夫突然不解地问道：“胡四哥，你怎敢确定中伏之人，必是白冲天无疑？”

胡子玉微笑着道：“贤弟，以你的功夫，再加上愚兄的这份听觉，能被缀在身后而不露形迹，放眼今世，除白冲天绝无他人！”

许狂夫略一思索，也觉得他的话颇有道理，不由得满心喜悦，面上露出钦佩之色道：“四哥！我真佩服你，短短一年之中，不但被你研究出‘夺命黄蜂’之用法，更能设上这等巧绝之埋伏……”

胡子玉不待他说完，即已打断话头道：“贤弟，你这话可真抬举我了，愚兄不过略精心计，哪有这大能耐，‘夺命黄蜂’我虽知它具有生克之功，然仅此一具，我怎敢将它拆开来详细研究，方才之言，完全是故布疑阵，为的就是引你身后之人入伏。至于这古洞，也不知是哪位前辈高人所设，我不过因势加以利用罢了。”

说到这里，稍作停顿，才又道：“这洞中除了有奇门八卦变化外，另禀有一种地底阴寒之气，任是武功再高之人，吸入肺腑，不出十天，必至功力尽失，萎顿而死，白冲天身上必携有‘拈花玉手’，十天之后，你我再至此洞中将它取出，斯时‘天香三宝’，齐集一身，放眼今世，已无人足与我相

抗拮矢！”

言罢又是纵声大笑，足见心中得意之极。

果然远处传来的怒吼声，已稍见微弱，同时洞壁也起了“砰砰”的撞击声，震得壁墙微动。

许狂夫担心地道：“白冲天大概是在用掌力击墙了，会不会被他破墙而去？这山洞深不深？我倒是有些不放心！”

胡子玉道：“贤弟大可不必为此费神，白冲天深入埋伏，正在山腹之中，纵然他能打穿一两座洞壁，仍难出伏，除非他是金刚再世，罗汉重生，能一直打出这重深山去！”

说着仍由胡子玉在前领路，二人摸索着出了山洞。

乍遇天光，许狂夫猛吸了几口朝气，觉得心神为之一畅，突然他又想起一件事，忙问胡子玉道：“四哥，那洞中既有着阴毒之气，你我方才……”

胡子玉已明白他的意思，笑着打断他的话头道：“贤弟不必操心中毒，我早在‘瓮头春’中放了解药，不然何以要先拖你喝酒呢？且喜巨寇不日伏诛，裘二哥的血仇，也可得一雪，瓮中尚有余沥，你我再来一醉吧！”

许狂夫此时心中对胡子玉之佩服，可谓无以复加，相与大笑不止，同回至茅屋中痛饮起来！

同时许狂夫也将这年来江湖上所发生的许多大事，一一说给胡子玉听，讲到韦明远在武昌被逼落江中时，“铁扇赛诸葛”又是欣然大笑道：“这年轻人也死了！我刎足之仇亦告平雪，只是可惜他未死于我三封柬帖之下，徒然花费我一番心血！”

许狂夫对韦明远印象甚佳，对胡子玉此等快意私仇之心意，微感不怪，所以立刻就接嘴道：“四哥，你且慢得意，那小伙子不但没死，而且又出现了，不但出现了，居然一连出现了两个，我虽然不知哪一个是真，但两者之间，必有一个是他！”

胡子玉诧异地道：“此话怎说？”

许狂夫又将今日江湖所盛传之事说了一遍。

胡子玉听罢，皱眉思索半晌，才敞声笑道：“说出来也许你不能相信，韦明远身受重伤，盛冬之际，跌落江中，必死无疑，那两个韦明远都是假的。”

许狂夫跳起来道：“假的！那几处留字，字迹分毫不差……”

胡子玉道：“韦明远生前人家就冒他之名，学他之字，人死之后，安知死后人家不会冒他之名，学他之字令其复生！”

许狂夫摇头道：“我依然难以相信……”

胡子玉道：“你必须相信，韦明远死无置疑，倒是为白冲天掷下始信峰的‘五湖龙女’萧湄可能没有死，而且另有遇合……”

许狂夫怀疑地道：“你的意思是说，韦明远生前杀人留名之事，都是萧姑娘所为，你有什么依凭呢？”

胡子玉沉着地分析道：“正如大家所想，韦明远不是书法名家，学他的字自是不难，然必须是与他颇为接近的人，萧湄有此可能，也有此动机，不过‘点苍三灵’之长吴云麟，‘崆峒’知机子，‘终南’古白水俱非庸手，萧湄的功夫实不足杀此三人，我说她另有遇合，正是根据这一原因而下的揣测……”

许狂夫有点相信了，却又有点不信：“她此举动机何在？”

“韦明远已不见容于白冲天及‘雪海双凶’，黄鹤楼之事发生后，更不

见于各名门正派。天下虽大，却无容身之处，即使不为人逼死，亦必将抑郁以终……”

“为什么？她对韦明远不是一往情深……”

胡子玉笑着道：“妒！正所谓爱之深则恨之切，必欲杀之而甘心。唉！最难测妇人心！幸而你我都是貌赛张飞，没有佳人青睐！否则恐怕亦是早作风流之鬼，活不到现在了。”

许狂夫摇头太息，现在他是真信了，心中颇为韦明远之早夭难过，微带伤感地道：“那么另一人当是‘天香玉女’杜素琼了。”

胡子玉点头道：“贤弟心思亦大有进步，这一猜对极了，西边闹事的是杜素琼，夜闹‘长白’总坛的是萧湄，她这次倒不是为了韦明远，而是替他兄长‘五湖龙王’萧之羽雪仇而去，然二人心中都未忘韦明远，是以皆用了韦明远之名，这小伙子人虽死了，却仍能活在两个美女心中，倒也不虚此生了……”

许狂夫摇首惋惜，胡子玉笑语诙谐，二人都在心神疏荡之际，都没有注意到茅篷外有一个人影呆然木立，形同化石，眼中却禁不住直往下流泪，他以只能自己才能听见的声音，喃喃地吟道“恩难酬白骨，泪可到黄泉……”

然后身形就如同幽灵般的消失了。

这人正是在黄鹤楼下坠江的韦明远，他重伤落水，幸尚有知觉，用力屏息口鼻，是以不曾灌进江水，时间一久，身上伤痛难忍，江水奇寒，遂晕绝过去。

醒来之后，却发现自己躺在一间精雅的小屋之中，旁边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在看着他。

韦明远张口，正想说话，那小姑娘却面上一红，回头跑了出去，弄得他一头雾水。

幸而不久之后，又有一个老者，满脸慈和，进来之后，先朝韦明远端详了半天，才慈笑着道：“恭喜韦相公，你已经恢复多半了！”

韦明远翻身正欲坐起行礼，不想四肢却软弱无力，连动一下都没有办法，老者却已摇手道：“韦相公不必多礼，渔夫们将你从江中捞上来之时，你心脉全散，离死不远，幸而老夫略谙医道，再加上药物也还趁手，所以尚能将你救回来，当然韦相公本身禀赋深厚是最大的原因，现在我点了你的疲软穴，就是令你不能多动，才可以安心养伤，所以你不必守那些俗套了！”

韦明远只好在床上点头感激道：“小子身受老丈活命重恩，不知如何以为报，老丈如何得知贱姓？更请告示老丈名号，以便日后……”

老者摇手阻止他说话道：“不忙！你还是先安心将息，一切以后再说！”

说着又点了一下头便出去了！韦明远对此一老一少的奇怪行径，更是莫名其妙，不过想到人家将他从鬼门关救回来，当然绝无恶意，遂也闭目睡着了！

当他再次醒来，已是红烛高烧，夜色满窗。

灯旁映着一张亦喜亦嗔的小脸，一双眼睛似秋夜的朗星闪烁，正是日间那惊鸿一瞥的女孩子。

此刻她已无初见时的羞涩之态，双手捧着一只精致的瓷碗，浅语轻柔，低低地道：“我这样叫你好不好，我爷爷说我该叫你韦叔叔，可是我……我觉得怪别扭的！”

一派天真，娇憨可人，韦明远虽然是满腹狐疑，一腔心事，也不禁被她

逗笑了，回答道：“悉听姑娘尊意，本来我年纪不大，哪里敢妄称上辈！”

那姑娘却误会了他的意思，急着道：“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叫你韦……韦大哥毫无不敬之心，只是从前我哥哥病时，我也是这样地侍候他，后来他走了！我看见你，就想起了我的哥哥，所以才……”

韦明远看她急得脸上通红，样子很是有趣，倒撑不住笑将起来，轻声地安慰她道：“姑娘请你不必着急，我这人一向不拘小节，绝不会在乎人家叫我什么，方才之言，也是为表达这种意思！”

那姑娘才收起窘急之态，星样的眼睛盯着他道：“韦大哥，你笑起来真好看！完全不像刚来的样子，这半个多月以来，脸上一直黄腊腊的，死板板的，怕人极了！”

韦明远失惊道：“半个多月，莫非我昏迷了很久么？”

姑娘笑着道：“当然，快有二十天啦，你不知道你受的伤有多重，爷爷说至少要一年才会好……”

韦明远急得要坐起来，却又苦于不能动，愁着脸道：“一年？这怎么行！我有急事在身，连一个月都等不及，这悠悠的一年岁月，岂非要了我的命！”

姑娘却依然笑着道：“你这么大的汉子，怎么为了一点儿事，就愁眉苦脸的，一年也不是长日子，我就不信等不了！”

韦明远望着她苦笑道：“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急……”

姑娘正色道：“再急也急不过身体，伤没好，有急事也办不了！”

韦明远呆呆地望着她呐然无话可答。

姑娘眼珠一转，又顽皮地笑起来：“我故意逗你的呢！这伤照常人而论，一年还不一定能好呢，你禀质超人，再加上我爷爷的药好，大概再有五六个月的光景，一定可以复原了，你这总该开心了吧！”

韦明远听说还是要半年，心中仍然很失望，但到底减少了半年时间，再者也不愿过份地拂逆人家好意，遂勉强压制住自己失望的心情，露出一丝淡淡的笑意来！

那姑娘却大为高兴，笑着道：“看你哪像个大人的样子，几句高兴的话一听，就笑得什么似的，其实我倒希望你病着，我天天侍候你……”

韦明远心中一动，突然想起来道：“这十几天来，我一定累了姑娘不少！”

姑娘垂下眼帘，露出两排乌黑光亮的长睫毛道：“也没什么，只不过每天喂你吃药……”

说到这儿，她突然一跳脚道：“啊呀，我只顾说话，忘了这东西了！”

说着把手中的瓷碗一举道：“这是参汤，是真正的长白老参，爷爷说你体力亏损过多，必须要好好的补充一下，趁着还热，我喂你吃吧！”

韦明远虽然不愿意由一个女孩子喂着吃东西，可是四肢不能动弹，只好由她用一把银匙，将参汤一口口地喂着吃下，直到完全吃完了，他才感激地说道：“如此相烦姑娘，实令我心中不安！”

姑娘却微红着脸道：“不要客气了，我家又没有别人，你自己不能动，总不能要我爷爷来喂你，他老人家除了采药诊脉，什么事都还不是我，喂药还好，熬药可麻烦呢，火不能大，又不能小，时间不足药力不发，过久了又走了量，一个多时辰，眼不眨地瞪着药炉子，那才闷人呢……”

说着发现韦明远脸上有歉咎之色，忙道：“你别多心，我只是想说药熬得不容易，可没有一点不耐烦，每天看着你气色好转，我比什么都快活！”

她说得异常诚恳，足见心胸之坦纯，毫无一丝虚伪做作，韦明远感激心

脾，缓缓地道：“在下蒙姑娘及令祖相救之德，永生难忘……”

姑娘连连摇手道：“别提那些，我们救你时，并没有指望你记在心上！”

韦明远道：“姑娘的话固然不错，但韦某岂是忘恩负义的凉薄小人！”

姑娘突然道：“你有那份意思，最好放在心中，别挂在口上，爷爷跟我不喜欢这一套，还有我的名字叫湘如，你……爷爷叫我湘儿，你也叫我湘儿罢，我叫你韦大哥好不好？别再姑娘，韦某啊，叫起来可憋死人了！”

韦明远连忙道：“这如何使得？这么一来我岂不也……”

湘儿将眼一瞪接口道：“这么一来，你岂不也成了我的爷爷，是不是？”

韦明远越发急道：“我……我绝没有这个意思……”

湘儿扑哧一声又笑了：“瞧你，一点儿玩笑也开不起，一句话就急了！”

韦明远啼笑皆非，涨红了脸，拿她一点办法都没有！

湘儿看他窘态百出，才止住了笑：“我哥哥也叫我湘儿，你既是韦大哥，叫我湘儿总没有关系了吧。你呀！简直比女孩子还害臊！”

韦明远诧异道：“我两次听你提到令兄了，他到哪儿去了！”

湘儿眼圈一红道：“我也不知道。两年前他就被我爷爷赶走了，说他不学好……算了，我们不提他。你说了半天的话，费了不少的神，也该早点休息了，有话明天再说吧！”

说着回身要走，韦明远忍不住喊道：“姑娘，请你等一下！”

湘儿停下来，朝他看了一眼，又回头继续走去。

韦明远急了，只得喊道：“湘儿！你等一下，我还有一件事！”

湘儿这才站住脚，回头挪近他床边，含笑道：“你还算记得了，什么事？”

韦明远想了一下道：“你爷爷好像对我很熟悉，可是我连他老人家的名号都不知道，岂非空负了救命之恩！”

湘儿道：“我爷爷姓吴！人家以前称他为……”

她突然住口问道：“怎么？爷爷方才没有告诉你？”

韦明远摇头道：“没有！老人家只说以后慢慢再谈！”

湘儿将舌头一伸道：“那我也不敢告诉你，爷爷不许我随便告诉人，反正以后总会知道的，何必忙在一时呢？”

说完伸手替韦明远将被角掖紧道：“睡吧！参汤喝下去，原该要休息一阵，好让药力行开，是我不好，逗你说了那么多的话。”说完像一只轻盈的粉蝶，翩翩飘出了屋子，只留下满屋的灯光与一丝轻微的惆怅！

第二天，老者又替他进来把脉，望了望他的神色道：“你恢复得比我想像中要快，大概再有两天，就可以放开你的四肢穴道，略作活动了！”

韦明远又问起老者的名号。

老者略一寻思道：“老夫吴止楚，当年与令尊曾有一面之识，不过谈不上什么渊源，至于我的名号，因为久绝江湖，早不再用，说也无益，阁下还是安心养病，毋庸多问了！你照旧称我老丈便可……”

韦明远知道老者必是退隐江湖的前辈人物，既是不愿再提往事，当然不能再问下去，遂恭敬地道：“前辈既是与家父无什么渊源，不知何以识得晚辈？”

吴止楚对那声前辈听得一皱眉头，但立刻又平静了，望着韦明远注视片刻才道：“过些时日再说吧！”

荏苒月余。

韦明远不但能够行动自如，而且亦能复习一下招式，只是内腑创伤未愈，

不能妄提真力而已。

吴止楚只是不时更改一些药方，却极少与之交谈，只有湘儿却时常陪伴着他，如花解语，似鸟依人。

这地方为一滨江渔村，地颇荒僻，极少有江湖人物走动，居民全为渔人，对吴氏祖孙极为尊敬，那是因为吴止楚常为渔人治病，效验如神，但渔人却不知他们的底细。

韦明远在这种宁静的环境下养伤，自是进展很快，可是由于每天都可见到浩瀚的长江，就想到八百里烟波的洞庭，想到“五湖龙女”萧湄，进而联想到杜素琼，以及日夜在心的家恨父仇，仍不免长吁短叹，感慨无穷。

又是两个月过去了。

有一天，湘儿陪她在江畔垂钓，这女孩子今天也变得特别的沉默，韦明远千愁万绪，也不愿说话。

湘儿憋了半天，到底忍不住了。

“韦大哥，你是不是有一个妹妹！”

韦明远奇道：“没有啊！我孑然一身，兄弟姊妹都没有！”

湘儿红着脸道：“昨天晚上我在你的门外，曾听见你在梦中喊着琼妹。你没有妹妹，琼妹又是谁呢？”

韦明远黯然道：“那是我的师妹杜素琼！”

湘儿紧跟着问道：“她美不美？”

韦明远见她突然提出这么一个怪问题，实在感到女孩的心意难测，想了一下道：“她虽然很美，但不会比你更美！”

几个多月以来，他对湘儿的性情多少总摸到一点，所以在后面立刻补上一句，恐怕她不高兴。

湘儿却毫无喜色，仍是幽幽地道：“你在梦中还叫着她的名字，你们师兄妹的感情一定很好，要不然你怎么不会叫别人的呢？”

韦明远觉得很难启口解释，良久才道：“她是我师娘的弟子，我师尊与师娘共生死，又各只有一个传人，而且她为我历尽生死险劫，几次在危险中救了我，因此我们可能是接近一点……”

湘儿听罢，默然片刻，又痴痴地问道：“今天早上，我听见你一个人在房中念着什么：‘昨夜夜半，分明枕上梦见，语多时，依旧桃花面，频低柳叶眉……觉来知是梦，不胜悲！’”

韦明远的脸色也红了，强笑道：“那是韦庄填的一首女冠子！”

湘儿眯着明亮的眼睛问道：“是什么意思呢？”

韦明远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湘儿，你年纪还小，将来有一天，你就会知道了！”

湘儿垂头不语，蓦而凝睇低吟道：“四月十七，正是去年今日，别君时，忍泪佯低面……不知魂已断，空有梦相随。除却天边月，没人知！”

声如寒空雁泪，不禁凄楚，正是韦庄的另一首女冠子。

韦明远惊叫道：“湘儿，原来你知道这阙词！”

湘儿长睫毛上带泪珠，低低地道：“我年纪虽然不大，可是我也知道许多事情！”

韦明远感到一时无言可答。二人相顾默然。

半晌，湘儿又低低地道：“但愿有一天，也有人这样地纪念我，‘换你心为我心，始知相忆深’，我曾为这句词掉过眼泪……”

在暮色苍茫中，韦明远看着这个娇小可人的姑娘，发觉她已长大，大得认识愁的滋味了！

他一向把她当作小妹妹一般，没想到却会在她的心中，种下情愫，一时不禁呆了。

湘儿却慢慢地收回鱼竿道：“回去吧！我也不忍心再钓这些傻鱼儿了，明知道钩上是一生的痛苦，却又心甘情愿的上了钩！”

韦明远真情激动地道：“湘儿，我会记得你的，我这一辈子都会记得你……”

湘儿凄楚地一笑道：“谢谢你，韦大哥，有你这一句话，我就是此刻死了，也不再有遗憾了。回去吧，爷爷在等我们呢！”

这一夜韦明远在小屋中辗转反侧，无法入眠，最后他作了一个重大的决定，翻身坐起，在桌中取出笔墨，想留下一封信，飘然而去，以免再愈陷愈深，误己误人。

蓦而肩有人轻轻一拍，一个苍老慈祥的声音道，“孩子，你可是想走了？”

韦明远回头一看，那人赫然是吴止楚，不知何时已来到身后，虽知此老会武功，却不知精绝如斯！

连忙惶恐地道：“前辈，小的心切父仇，五内如焚，实在无法等到伤势痊愈，欲待告别，恐前辈不允，无奈出此下策！”

吴止楚黯然摇头道：“我知道你要走了，你如不走，我会对你失望的。可怜的湘儿，但愿她不会非常伤心才好！”

韦明远知日间在江畔之事，都没有瞒过吴止楚的耳目，不禁满脸胀得通红，嗫嚅地道：“前辈，我情孽缠身，无心铸错，实在有负深恩……”

吴止楚却摇手道：“孩子，不怪你，你没有错，湘儿也没有爱错人，你的确是一个可爱的人，我不反对湘儿爱你，也不反对你此刻不告而去，以你的处境，只有这样是最好的了！”

韦明远却内疚于心，毅然道：“晚辈此去若报完父仇，了清恩怨，定自绝以谢令孙！”

吴止楚庄重地谴责道：“胡说，你身负师恩父德，岂能为一女子轻生，如此将何以对你那情深义重的师妹，更何以对湘儿！”

义正辞严，韦明远听了如芒刺在背，汗流如雨。

吴止楚却又温和地道：“我这次来不是为着告诉你这些，你宅心忠厚，江湖险诈，不对你说明白，恐怕被人家杀死了，尚不知冤从何结，事由何起，这东西你总认识，自己去看吧！”

说着在身上掏出两封拆开的信笺，掷在桌上，韦明远认得这正是胡子玉交给自己，命自己每杀死一个仇人，便拆开一封柬帖，一封在杀死欧阳独霸后已拆了，这两封因为尚未达成诺言，一直放在贴身之外，未敢擅动，现在吴止楚叫自己看，为着顾全信誉，迟疑未能动手。

吴止楚见状，点头微叹道：“如何，我说你太过谨厚吧！当初你被抬来之时，周身全湿，这两封信也潮了，我本想代你晾干的，稍一注意，才发现内附极为厉害的毒药，一封能灭人功力，一封足能致人死命，所以才斗胆拆开一看，从第三封信上，才得知你的姓名，否则我早绝江湖，哪里会认识你！”

韦明远突然想起自己功力减退三成之事，将信将疑地拿起信笺一看，不由发竖肤裂！

胡子玉的第二封柬帖，仍是与第一封差不多，祝他又为世间除了一害，为自己除一仇！

第三封上却写明当年韦丹与他结怨，残他一腿的经过，并也说明了他为了报仇而陷害韦明远的方法，详详细细，不下千言，末后更是充满了快意怨仇的得意之态！

韦明远看完后，将信柬撕得粉碎，切齿道：“胡子玉老贼！他日再见，我不拿你碎尸万段，誓不为人！”愤恨之态，溢于神色！吴止楚解劝道：“孩子，你不可如此，令尊当年残他一腿，令他痛苦终身，骨肉连心，你不能怪他恨你们姓韦的！”

韦明远辩解道：“我父亲是因为他打劫无辜客商，所以才薄施惩戒，为的是行侠仗义，饶他一命，已是莫大慈悲！”

吴止楚道：“胡子玉虽在黑道，但薄有侠名，他下手对象，多半是事前打听清楚，总也是为富不仁之徒，令尊昔年行事虽无舛错，做人太刚却是不虚。而且胡子玉指点你进‘幽灵谷’得遇名师，学成绝艺，先让你雪了父仇然后才报复，你总不能不说他是恩怨分明！”

韦明远沉默了一刻道：“难道这事就罢了不成，我身为人子，总不能说我父亲当年做错了，而且父亲已死，他也不该报复在我身上呀！”

吴止楚叹道：“江湖上是非恩怨，本来很难分得清楚，此事该当如何，全凭你自己去决定了！”

韦明远心中纷乱已极，他对世情的看法，本来就含有偏激，再加上胡子玉之事，茫茫斯世，爱我者几人，仇我者万千，一种“屠世人头”的愤慨，渐渐地开始滋长……

吴止楚在身上又摸出一个小包道：“老夫虽然略谙医道，却是无法解得你所中之毒，因此无法为你恢复那失去之功力，这几颗药乃是为治你所中之内伤而用，虽是平凡，制炼却极不易，你离此以后，每隔三日服一丸，大约一句之后，必定完复如初矣！”

韦明远道谢着接过，却忍不住又问道：“前辈医术通神，功可生死人而肉白骨，难道亦无法得知如何方可解我之毒，晚辈之仇人无一易与，近又不见容于天下各门派，此七成功力，实不足以走江湖……”

吴止楚沉吟道：“孩子，我若知道，早就替你治了，何必吝而不告呢，这毒除胡子玉外，举世恐无第二人解得。当然千载茯苓，万年何首乌是有效的，然此等神物，直若海市蜃楼，何处去觅。再者‘天香三宝’中之‘驻颜丹’，除去毒驻颜之外，尚可增人六年功力，这件东西本是你师门之物，不妨一求……”

稍顿一顿继道：“你现在仇满江湖，敌遍人间，功力尚未全复，确是跬步为难！也罢！我索性传你一些易容改音之术吧！”

说完在灯下提笔振书，约有数千字，才掷管立起，手拿着墨迹淋漓的字纸道：“此为我毕生精研的一些巧技，一向苦无传人，今天教给你，也算是一种缘份，拿去吧！”

韦明远恭身接过，吴止楚见他其他物件，俱已打点舒齐，不由得黯然叹息，离情无限地道：“走吧！天亮了就不好走了，若是方便的话，不妨来看看湘儿，她实在是个好女孩儿……”

皓首连摇，竟似十分凄凉，韦明远心中对这老人更感到无限的内咎，却是什么也说不出来。